



(Source: Reuters/達志)

● 作者/Brent D. Sadler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丁勇仁

避免大國假戰

Avoiding Great Power Phony Wars

取材/2021年第三季美國聯合部隊季刊 (*Joint Force Quarterly*, 3th Quarter/2021)

不以武力直接迎戰侵略者威脅的「假戰」作為，只會讓侵略者更容易找到各個擊破的機會，進而助長其對外擴張的野心。

對於某些人來說，1991年冷戰結束證明了民主制度優於教條僵化的馬克思意識型態——後續資本自由流通，促成了所有擁抱資本主義者之繁榮富足不斷提升，更充分證明這項勝利。此種歡欣鼓舞的氛圍如此高漲，甚至在1992年時，讓世人感到意識型態的戰爭已成明日黃花，亦即國際關係大師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

稱之「歷史之終結」。¹ 在隨後幾年，所有開放市場自由流通資本之劇變，奠定世界前所未見最大幅之促進繁榮與減少貧窮。然而，此段歷史已經告終，取而代之的是冷酷現實主義派之大國競爭。

今日的大國競爭，在於爭取各經濟體及根本全球規範性秩序之控制權——換言之，是國家資本主

義對抗民主資本主義，而非治理體系之間的意識型態競爭。其賭注相當高，且單憑民主制度無法保證在這場戰略競爭中獲得勝利。一如政治學家古尼茨基(Seva Gunitsky)所言，「實質成功……往往創造其本身的正當性：某些政權僅憑藉其勝利，就可以在道德角度上居於有利地位」。² 在這場角力中，中共的經濟成功和對民主制度之懷疑，可以從其國有報紙《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想法中明顯看出。胡氏在推特發言，配合一張共軍最新型洲際彈道飛彈的照片，指出「中國放棄了『海地、利比亞、伊拉克及烏克蘭』選舉政治所呈現的『好東西』，也過得很好」。³ 此種實質成功造成的其中一個影響，如同世界銀行總裁金墾(Jim Yong Kim)於2018年9月所言，自冷戰漸趨緩後，貧窮人數創歷史性新低。這些問題在現代勢力範圍演變下，剛好與大國競爭的重現、全球市場的初期分裂，以及遵循規則的共同交流有關。民主資本主義的挑戰在於重新恢復全球經濟活動力。無法做到這點，將造成福山所謂悲觀主義世代來臨，導致許多人反而看不

到集權主義的既存弱點。

在如此逐漸開展的悲觀主義世代中，美國及其重要安全夥伴已開始重新思考其自身外交政策。硬實力的角色正在提升，也正因為如此，毀滅性煽動主義之風險取代理性戰略，一如美國亞洲總協調官坎博(Kurt Campbell)和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兩人合著《無災難之競爭》(*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一文所主張之論點。⁴ 在這個新的現實環境中，美國的競爭者，亦即俄羅斯和中共，將會限縮可選擇的作法，且對結果具有影響力。如同戰略專家邁爾斯(Mark Miles)和米勒(Charles Miller)主張，這個大國競爭的新時代，極可能追隨歷史先例的腳步，當投機競爭者想要獲得任何優勢時，將造成擴及全球且範圍涵蓋所有國家力量的影響。⁵ 但許多人卻遲遲未能認清此一現實條件。

自從冷戰結束後，以為美國擁有絕對軍事與經濟力量優勢而作出的假定，造成普遍消極或被動的國家安全政策。然而，美國《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與《2018年國防戰略》卻指出，

此類假定已不再能作為對抗中共與俄羅斯競爭作法的參考依據。在推敲「新冷戰」的樣貌時，確有必要衡量機會成本，如同李伯特(Derek Leebaert)在其所著《五十年創傷》(*The Fifty-Year Wound*)所提之論點。⁶ 有鑑於此類教訓，今日的大國競爭，尤其是和中共的競爭，需要一套全般且嚴謹之作法方能致勝——或如同智庫專家克隆尼(Patrick Cronin)和紐哈德(Ryan Neuhard)所主張，必須有一套涵蓋經濟、法律、心理、軍事及資訊領域之全面競爭作法方能致勝。⁷

在亞洲，那些長期採用的假定及安全框架都遭到質疑甚至推翻。面對關於美國安全與外交保證之諸多挑戰與不確定性，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就決定擺脫和平主義，改採更為積極的全面性區域戰略。同一期間，香港持續進行的抗議活動，更挑戰中共和臺灣和平統一之「一國兩制」前提。在此種環境中，臺灣於2020年所舉行之全國大選，更進一步引起北京當局懷疑臺灣可能會放棄統一之長期目標。在更廣泛的大國競爭背景下，中共的軍事現代化與擴張、外交孤



2020年11月3日，美海軍馬侃號(USS John S. McCain)勃克級飛彈驅逐艦上的官兵在印度洋舉行的「馬拉巴爾2020」演習之目標追蹤訓練演練中，於聲納控制室值勤期間，監控水下接觸情況。(Source: USN/ Markus Castaneda)

立臺灣之種種作為，以及對「一帶一路」計畫之多元經濟依賴等，都是為了支持北京統一臺灣的目標——包含採用武力。然而，中國共產黨仍然希望此目標，可在遠低於不與美國一戰的門檻下達成。此種作法充分反應出孫子兵法所表達之中國戰略文化：「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⁸

有效的漸進式蠶食競爭手法，諸如俄羅斯在烏

克蘭，以及中共在南海所採取之種種行動，已經改變現狀，且不利於美國及其盟邦之利益。兩次世界大戰戰間期(1920至1940年)之種種教訓，在假戰(Phony War，1930年10月至1940年5月)期間到巔峰，顯示出若無法完善與修正主義大國發生危機之軍事部署，則更可能導致失敗。無法作好此種準備，情況將會快速演變成一場後果極為嚴重之全球衝突，這是因為雙方陣營都希望透過水平升高情勢來爭取優勢。考量此種情況，當大國競爭又再次燃起，各國領袖可從這段時期獲取重要教訓，尤其是中共採取武力併吞臺灣的相關角力。放眼未來，其中一項重要教訓就是軍隊前進部署和提供其必要資源以履行外交承諾的必要性，以及挹注軍備深度發展，俾利於嚇阻失效時發動戰爭。

假戰

國家安全戰略的不斷演進，是為能因應近期的各種變化。美國必須對抗蘇聯的時代，距今已近30年。今日的挑戰更為嚴峻，是因為美國必須同時對抗兩個大國競爭者：亦即俄羅斯與中共。直接套用冷戰時期作法是不切實際的；因為中共已經融入世界經濟體，而俄羅斯也不再受到意識型態所拘束。當美國、中共和俄羅斯都爭相競逐世界影響力時，至少針對某種程度的衝突備便因應才是明智之舉。於此同時，美國現在必須應付的情況是，在嚇阻一個投機主義大國時，同時與另一大國發生衝突。因此，任何未來之大國對抗都必須在範圍、時間及程度上降至最低，才能擷節必要之資源。在這個新時代中，一如往常，在危機轉換至衝突的過渡階段及早採取決勝行動，才可避免漫長

之大規模戰爭，或方能將其限制在地理上某個區域。而在假戰情況下，根本做不到這點。

1939年9月，在納粹入侵波蘭後的8個月期間，英國和法國採取所謂「假戰」(Phony War)，避免直接和好戰之德國直接交戰。當年兩國不採取攻擊的考量因素，在今日同樣也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當年，如同今日一般，國防工業並未準備好快速擴大武器生產，且軍隊部署失當亦導致其無法對敵人製造既成事實的行動進行先制攻擊，同時更沒有資源從事長期大規模戰爭。

隨著美國再次進入另一個大國競爭時代，檢視「假戰」可以獲得某些重要教訓。這些教訓最適用的地區就是東亞。話雖如此，歐洲從2014年以來發生的事件仍提供一個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混合戰」(Hybrid Warfare)的警世故事。⁹ 只不過，由於美國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援、北大西洋組織出兵至烏國附近，以及停火維持和平，屆時亞洲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危險反而似乎更高。在此地區美國各條約組織成的網路，對敵軍應處與發生大規模戰爭之潛在引爆點，

都形成一個與「假戰」更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現代類比狀況。正如各國海軍和空軍於短暫的「假戰」期間，在全球各地最為活躍，當前與中共的對抗情形亦同。不僅如此，隨著各國陸軍與陸戰隊引進各種新式武力投射系統，未來大規模衝突爆發前早期部署以奪取優勢亦扮演關鍵角色。「假戰」的教訓因而使各國領袖思考建立更大規模與更具殺傷力之軍隊時會變得特別適用。為能更充分瞭解今日「假戰」的各種影響，思考當年1920至1940年兩次世界大戰戰間期，各國領袖衡量兵力之原始出發點就變得十分重要。

戰間期的一廂情願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時期，對於任何理性國家都永遠不會再考慮發動大規模戰爭之樂觀態度與信念，已經種下「假戰」的種子。然而，若無必要的國防投資，集體自我防衛信念斷無可能萌芽。對於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凡爾賽和約(Versailles Treaty)所產生之仇恨，已瀰漫在新興修正主義國家內部，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似乎就是德國外交部長史

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1923至1929年)和其後希特勒(1933至1945年)所指導的德國外交政策。戰後和平受到侵蝕的情況，從最初的緩慢漸進，到後來1939年時就加速成為一發不可收拾的洪流。回顧當年政治領袖所偏好傾向，軍事應變計畫作為幾乎都未能影響必要投資，或說服各國領袖採取任何路線修正，以阻止原本不應出現的「假戰」。

然而，在不考慮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與鮮明記憶下，就去評斷戰間期之各國領袖並不公平。諸如飛機和毒氣等，各國新武器所造成的毀滅程度和死亡人數是如此龐大，導致幾乎無人相信科技可以解決這個世界的各種問題。同一期間，「大謊言」宣傳(譯註：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操弄式宣傳)和尋找替罪羔羊的政治生態，同樣經常造成以階級或種族差異角度等過度簡化的政策來解決複雜問題。¹⁰ 處於捍衛凡爾賽和約最前線的大國法國，卻鮮少處理政策與投資必要一致性的問題。從1920到1940年，法國每一屆政府的平均壽命只有7個月。¹¹ 戰時幽



靈同時也在法國內政上作祟，當年法國軍隊陣亡人數達總兵力17.6%，110萬名軍人受重傷。¹²以法國個案來看，單憑自身力量想要建立能支撐強力外交作為以捍衛凡爾賽和約的軍隊，根本是緣木求魚。

法國為了能以行動捍衛凡爾賽和約，在歐洲大陸維持一段時間的軍事優勢。1923年，法國依據凡爾賽和約單方面占領萊茵地區，以取得德國的賠償。結果卻是適得其反，法郎因而承受壓力，法國也因此與英國在執行凡爾賽和約的立場上產生分歧。¹³法國在萊茵地區的失敗造成1925年之聯盟建構。1925年10月所簽署的《羅加諾公約》(*Locarno Treaties*)，原本是希望建立一個能在西歐抵抗德國侵略之聯盟。然而，為避免引起德國受圍堵的恐懼——這好似當今中共對美國戰略的抱怨——此一條約最後淪為一個將德國納入而毫無強制力的集體安全措施。¹⁴到了1926年9月，德國加入《羅加諾公約》和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只不過從表象上證明英國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先前在英國下議院所宣稱最後一場



1940年1月6日，拘留於北極圈附近芬蘭羅凡聶米的蘇聯戰俘於「冬季戰爭」期間穿上新衣。(Source: Military Museum of Finland)

世界大戰已經結束的說法。¹⁵比利時極不認同《羅加諾公約》所提供的保證，因而採取絕對中立立場，來作為對抗德國侵略的手段。整體而言，《羅加諾公約》削弱法國對於東歐的承諾，大幅助長懷恨在心的修正主義德國聲勢，但卻降低德國兩面作戰的可能性。¹⁶

法國和英國的戰爭計畫作為後來變得漸趨朝向守勢，最後甚至屈服於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經濟現實，大不列顛的防衛部隊全力對付整個帝國四

處發生的反殖民地挑戰時，法國則建造了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¹⁷同一期間，戰間期出現一連串之科技改變——相關改變都是軍事計畫人員希望採取符合成本效益之方式加以推動，諸如戰略轟炸，同時運用工業化國家動員後的總體國力，透過經濟力量或快速取勝以嚇阻未來發生戰爭。¹⁸對於英國而言，戰略轟炸手段可以降低建立大規模大陸型陸軍需求，同時合理化單薄的軍備投資。雖然英國對於戰略轟炸的嚇阻價值深信不

疑，但針對其戰時運用的研究，卻一直無法完全說服政治領導階層，此種行為不會損害其道德高度——而這點正是確保漫長消耗戰過程中，獲得源源不斷重要資源的關鍵所在。結果是在1938年開始，針對戰略轟炸戰役行動進行規劃時，僅有極少作戰能力可以支撐嚇阻作為。¹⁹ 諸如法國「馬奇諾防線」等工事構築項目，原規劃延伸到比利時境內，同時在德軍可能攻擊的連續前線正面輔以少數盟軍兵力，構成所謂「整體防禦」(Integral Defense)。²⁰ 成功與否的關鍵卻繫於戰間期無法達成的項目，亦即在低地國家(主要為比利時)打造一套可發揮軍事效能的集體防禦機制。²¹

儘管如此，團結一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包含義大利、英國及法國——勢力仍然對企圖收復國土的德國保有嚇阻優勢。然而，1935年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加速凡爾賽和約的崩壞。該年，希特勒重新恢復德國的徵兵制，同時還毫不隱藏其染指奧地利的狼子野心。此舉引起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害怕德國可能會要求

其歸還德裔族群所居住的南提洛爾地區(South Tirol)，造成戰勝國在同年4月達成協議，共同對抗德國以武力改變凡爾賽和約之企圖。²² 這個所謂「史特雷薩陣線」(Stresa Front)幾乎馬上就證明其有多脆弱，因為墨索里尼在同年10月就入侵今日的衣索匹亞，且該陣線在1938年3月德國併吞奧地利一案也無法造成嚇阻作用。法國和英國無力阻止奧地利被併吞，更讓墨索里尼深信德國才是更好的盟友。²³

倫敦當局在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不但沒有挹注預算於改善軍備及採用李德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所提出之空權與機械化作戰概念，主流思想反而都認為強大經濟才是最堅強之防衛。大量資金投入外匯希望推升英鎊價值，卻犧牲軍備生產的關鍵投資。李德哈達最後辭去原身為防衛協調大臣英斯基普(Thomas Inskip)個人顧問一職。²⁴ 不幸的是，英國來自柏林的報告並未回報(德國的)此類投資選擇。自1937年起，英國駐柏林大使韓德森(Nevile Meyrick Henderson)志願擔任納粹宣傳聯絡人，在回報給倫敦當局之報告

中，澄清德國對捷克染指的企圖，同時向其納粹對口官員抱怨捷克當局不願妥協。²⁵ 一直等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協定簽署，韓德森大使從1938年11月到1939年2月於倫敦就醫期間，倫敦當局才終於看出德國政策的實際樣貌，因而澈底改變了政府的威脅認知。²⁶

戰間期之軍事計畫人員及其政治領袖都充滿無力感。由於自身沒有盡到責任，他們未能針對德國廣泛造成既成事實的行動發展反制手段，沒有制定一系列更有效掌握戰爭不確定性的作戰計畫，也未能強力告知選民自己所決定之戰略後果。²⁷ 在兩次大戰間隔期20餘年的累積過程，政治決策左右戰爭計畫人員和外交官員可用之方法和手段。針對性缺陷包含未能讓履行凡爾賽和約的訴求具有正當性；面對現代戰爭的恐怖情況完全變得癱瘓，最著稱的就是1937年西班牙內戰期間格爾尼卡(Guernica)空中轟炸所呈現的慘狀；面對一個被過度高估或誤解的敵人毫無軍事作為、缺乏與中立強國協調以影響敵人的戰略考量，以及無法在可結束或緩和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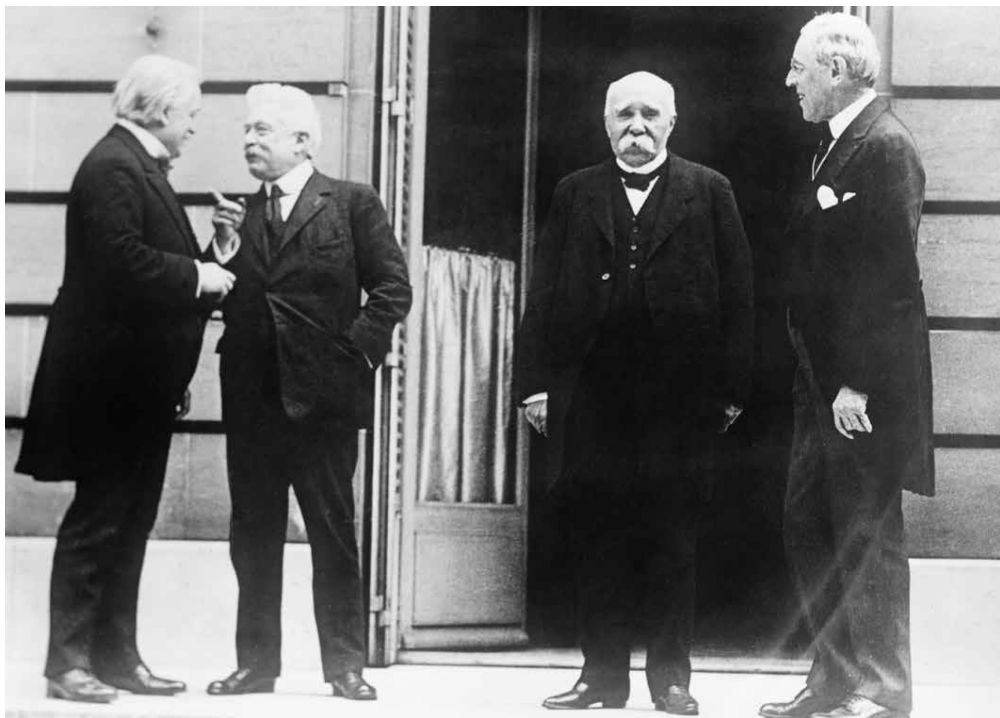
的潛在反擊行動時全力補給或運用軍隊。²⁸

戰間期的各項事件——隨著希特勒從1933年於德國崛起後加速——讓柏林、東京、羅馬及莫斯科的修正主義者相信，戰爭已成為達成目的而無可避免之手段。

初期布局

在1938年成功併吞奧地利和捷克洋洋得意的希特勒，下一步將目標指向征服波蘭。希特勒的勝利理論是採取有限戰爭，讓法國和英國不太可能採取干預行動，或因為既成事實的行動而無法發揮效果(如此動態形式和中共今日對付臺灣的致勝理論，有某些驚人的相似性)。²⁹ 希特勒計畫的關鍵是在外交上孤立波蘭，運用尚未驗證的閃擊戰作戰概念快速獲取軍事勝利，同時利用倫敦和巴黎當局之政治歧見，拖延盟軍從西線發動攻擊。然而，對於俄羅斯反應的不確定性，仍掣肘希特勒相當時日。

希特勒對波蘭的陰謀讓邊界會戰之血腥結果震驚世界。自1939年5月起，蘇聯和蒙古軍隊在中國東北邊界地區與日軍會戰，亦即外界所知的「諾門罕會



1919年5月27日，凡爾賽宮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黎和會的「四巨頭」(Council of Four)；自左而右，勞合喬治(英國)、奧蘭多(義大利)、克里蒙梭(法國)和威爾遜總統(美國)。(Source: US Army/ Edward N. Jackson)

戰」(Battles of Khalkhin Gol)。史達林盤算歐洲即將爆發大戰，因此必須將兵力調動到西部，以確保遠東側翼及其歐洲邊界。此決定被列為國家機密，直到1994年俄羅斯政府才確認多個蘇聯特別檔案中，確實記錄1939年8月19日史達林政治局會議內容。這次研商結論是，蘇聯和德國針對波蘭的命運達成共識，符合其利益，因為如此可挑起德國和英法間之戰爭。不僅如此，這場戰爭將會十分漫長，如此便能讓

蘇聯在後續反資本主義戰爭獲得最大戰略利益。³⁰ 在此種考量下，於同年8月20日蘇聯諾門罕攻勢獲得初步勝利後，史達林便同意和德國展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的談判。該條約於8月24日簽訂後，希特勒隨即於8月27日下令對波蘭展開作戰行動。³¹ 雖然蘇聯紅軍大舉陳兵波蘭邊界，德國於9月3日提出抗議，史達林卻束兵不出。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於數日後

表示，蘇聯採取行動的時機仍未成熟。³² 而如此成熟時機就是9月17日，隨著日軍於9月15日同意停火，而法軍對薩爾區攻勢也退縮之時。³³ 當希特勒與同盟國聚焦於波蘭之際，史達林於1939年冬季採取行動，鞏固蘇聯在波羅的海的軍事據點。

1940年閃擊戰成功，通常被視為法國戰敗的原因。然而，利用從波蘭轉用兵力迎戰西線盟軍之時機，以及尚未驗證的科技與作戰概念，實際上這卻是德國所下的一步險棋。德國軍隊有限的機械化程度讓風險變得更高，表面上到1940年幾乎抵消掉閃擊戰可能帶來的任何優勢。事實上在當時，對法國和德國軍事實力的淨評估，顯示雙方旗鼓相當，法國甚至還占上風。³⁴ 由於此種平衡條件，希特勒在外交上孤立波蘭，同時嚇阻盟軍干預變得十分重要——關鍵要素就是《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此相對平衡導致盟軍相信自己可以從事守勢戰爭並在後續「假戰」期間保持相對被動。

東線戰爭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蘭，正確判斷盟軍不會干預。衰疲的政治領導階層和立場動搖的內政要求，導致倫敦和巴黎當局遲遲不對德國宣戰。³⁵ 在冗長的溝通之後，兩大盟國最後才在同年9月3日對德國宣戰。沒有任何有用的援助曾運至波蘭。

然而，希特勒最終敗亡的種子也在此時播下。對於有限戰爭充滿信心的希特勒，未能提振德國經濟，為後續大規模長期戰爭做準備。直到1942年，史皮爾(Albert Speer)才終於扭轉德國的經濟情況，但距離入侵波蘭已是三年過去。

在希特勒鞏固東線戰果後，巴黎和倫敦當局之

政治亂局使希特勒得到一段完全不受干擾的時間，可重新組織和調動德軍，準備征服法國。在「假戰」發生前及過程中的數月，巴黎和倫敦當局毫無實際作為，導致巴黎和倫敦分別於1940年3月和1940年5月更換新政府。然而，法國和英國早在1938年就已經瞭解，想要阻止德國撕毀凡爾賽和約，兩國必須對其以兩面作戰作為威脅。

錯失良機

到1938年底時，波蘭人民已經瞭解侵略威脅就在眼前，因而希望獲得法國和英國表態支持的保證。之所以要求如此保證是因為希特勒併吞捷克。因此，1939年3月31日，巴黎與倫敦當局對波蘭和羅馬尼亞有所承諾卻無法有效部署兵力。³⁶ 這些承諾的其中一項就是薩爾區攻勢行動。

原本，針對萊茵河谷所發動的薩爾區攻勢行動預劃投入高達40個師的法國軍隊並且搭配裝甲與砲兵部隊，以稀釋德國可投入波蘭的兵力。實際上，法國從9月7日到17日，僅投入11個師，而且只進入德國境內五哩而已。³⁷ 這場攻勢中止的原因，是因為時任法軍總司令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元帥評估當時作戰優勢，偏向在已知戰場進行守勢作戰——依據「整體防衛」，已知戰場應位於比利時。為達成此立場，法軍規劃以馬奇諾防線和聯盟作戰為核心，強化比利時境內的防線，此舉後來證明過於保守，且行動太慢，因而錯失薩爾地區的戰機，從德軍參謀總長約德爾(Alfred Jodl)元帥於紐倫堡大審的證詞可以明顯看出：約氏表示「我軍之所以沒有早在1939年就崩潰的實際原因，完全是因為在波蘭戰役期間，西線約110個法軍與



英軍師級部隊，在面對23個德軍師級部隊時，完全不採取任何作為」。³⁸ 戰時德軍將領韋斯特發(Siegfried Westphal)進一步指稱，「假如法國在1939年9月派兵發動攻擊，德國陸軍大概只能抵抗兩個星期」。³⁹

投機主義

在收復失土理想和德軍橫掃波羅的海諸國的恐懼驅使下，史達林採取恐嚇與強迫的制壓行動，透過設置軍事基地與取得通行權，重新建立在波羅的海區域之兵力部署。史達林在攻擊波蘭的軍事行動開始一天後找到了藉口。1939年9月18日，一艘波蘭潛艇獲准從愛沙尼亞出航——就史達林看來，這是愛沙尼亞違背其所宣示之中立地位。這次事件讓蘇聯在9月24日發出最後通牒。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於10月10日也隨之宣布同意俄羅斯在其境內設置基地，如此一來這三個國家總共接受7萬5,000名蘇聯紅軍駐守。⁴⁰ 這幾個波羅的海國家從此喪失其獨立地位50餘年，直到蘇聯瓦解。

只有芬蘭拒絕史達林的要求。在波蘭於10月全面瓦解後，俄羅斯於11月30日入侵芬蘭，展開了「冬季戰爭」行動——這就是軍事投機主義的明顯例證。倫敦和巴黎的民眾立即要求政府採取行動，捍衛勇敢的芬蘭人民。在沒有更佳選擇的情況下，倫敦當局在1940年3月12日《莫斯科和平條約》簽署後，將多名軍事首長免職。⁴¹ 然而，在巴黎，民眾群情激憤，導致時任法國總理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於3月20日辭職下臺，取而代之的是更為積極的雷諾(Paul Reynaud)總理。⁴² 波羅的海各種事件快速演變、缺乏良好軍事選項，更加深

原有之政治混淆，也擾亂法國因應即將到來大會戰採取之軍事整備。而下一個感受到境內政治亂局的的就是倫敦。

做得太少、來得太遲

英國在中立國挪威的軍事利益早已是公開秘密。連續數月，英國政治人物與軍事領袖都曾公開表達採取行動之必要性，包含在挪威港口布雷等作為。⁴³ 挪威之重要性在於其地理位置——該國綿延的海岸線是通往北大西洋的通道——以及作為德國鋼鐵的主要供應來源。然而，1940年的「阿爾特馬克號事件」(Altmark Incident)卻促使德國從憂心轉而採取行動。德國運輸艦「阿爾特馬克號」曾在1939年12月拉普拉塔河口海戰中逃脫，當時該艦運載施佩伯爵海軍上將號巡洋艦在襲擊商船後所俘虜的英國囚犯。⁴⁴ 當阿爾馬克號在挪威領海遭到英方登船扣押後，希特勒非常憤怒。結果就是釋放300名英籍囚犯，希特勒也在此時同意支持由挪威軍官和納粹共謀魁斯林(Vidkun Quisling)所發動的挪威政變。

情況混亂與時間虛擲於1940年3月接踵而至，最後英國首相張伯倫才重新指示原本準備前往芬蘭作戰的一支遠征軍，轉而入侵挪威。然而，希特勒的算計卻更勝盟國，於同年4月9日同時入侵丹麥和挪威。準備不足且兵力有限的英軍部隊完全猝不及防。這次失敗使邱吉爾在德軍於西線發動戰爭的同一天成為英國首相。

非「假戰」

在「假戰」期間，所有交戰國的海軍與空軍都積

極投入行動，因而使得「假戰」對海、空軍可謂徒俱虛名，相關例證如下：

- 1939年9月17日，英國航空母艦勇敢號(HMS Courageous)遭德國U-29號潛艇擊沉；519人喪生。
- 1939年10月14日，英國主力艦皇家方舟號(HMS Royal Oak)遭德國U-47號潛艇擊沉；833人喪生。
- 納粹空軍從1939年10月16日開始對英倫三島發動空襲行動，首先即是派容克Ju88戰機攻擊停泊於福斯灣羅塞斯港口的英艦。
- 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經過連續數月的獵捕行動後，1939年9月到12月從事商船襲擊的德國軍艦施佩伯爵海軍上將號於烏拉圭沿海的普拉塔河口海戰中遭到截擊並擊沉。
- 1940年2月19日，德國在多格灘(Dogger Bank)周邊海域原本想要阻撓英國北海海上活動而發起的「維京人行動」(Operation Wiking)失敗。兩艘驅逐艦因為觸雷與遭到德國空軍誤擊而沉沒；600名德國海軍官兵尚未遭遇盟軍部隊即告陣亡。

在拿破崙戰爭時代，陸上強權法國和海上強權英國的競爭，通常被形容成是一場大象和鯨魚的對戰，兩國在這場戰鬥中都在其自身領域擁有絕對優勢，但在另一個領域都僅能向對手發揮有限力量。這個比喻無法應用在能鎖定陸上、海上與空軍兵力的高效遠距打擊戰力。不僅如此，今日遠距打擊和網路戰力擴散趨勢如此鋪天蓋地，美軍也不再享有遠距離攻擊提供之優勢。

從海上或空中尋找打擊敵軍的鄰近區域和管道，決定初期軍事行動節奏，這個概念並未改變。今日，此一概念又因太空和網路行動等兩個經常頻繁發生之作為，於衝突發起階段變得更為複雜。在「假戰」期間，英國派駐全球的海軍兵力和德國在公海攻擊商船等，都確實讓海上兵力在會戰初期就積極投入作戰。然而，在不遠的未來，隨著美軍地面部隊挹注發展新型遠距打擊與反艦戰力等武器，已不再受廢止之《中程飛彈條約》所侷限，美陸軍與陸戰隊將會在未來東亞衝突中，扮演關鍵而積極的角色。美陸軍已經開始發展「深遠打擊」飛彈攻擊309哩外的移動目標，使其成為能在亞洲海洋爭雄的未來力量。

今日決定性戰場何在？

1940年5月10日，「假戰」在希特勒以迅雷之勢成功突穿阿登森林區後瞬間宣告結束。交戰各方原本集結的重兵開始接戰，接下來則是另一場漫長、殘酷而血腥的戰爭，持續時間長達五年且導致駭人之人命折損。這些損失絕非無可避免，且環繞當代戰爭引爆點之條件，也和「假戰」時期先決條件有某些雷同之處。

比利時在「假戰」期間所採取的行動具有參考意義，且蓋過了危機發生前和盟邦演練兵力進出與部署之重要性。在與中共的全球競爭中，美國的聯盟關係是其最重大的資產，但必須予以現代化，方能繼續適用在不斷變化的安全環境。⁴⁵ 思考近年在菲律賓所採取的作為，日本參與美國各項行動，以提升菲律賓海岸防衛隊與海軍戰力。⁴⁶ 此舉之所以可行，完全是因為日本推動立法與修正憲



法，方能扮演積極之區域角色。而左右日本有此努力之關鍵因素，便是2015年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及容許其參與集體自我防衛之重新釋憲。該項作為讓美日兩國能藉由新建立的「聯盟協調機制與雙邊體制」(Alli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Bilateral Enterprise)，致力推動國家政策與軍事行動的積極與持續性合作。雖然美國和日本的聯盟關係仍在快速演進，但在推動雙方聯盟關係現代化和網路化方面仍須更多努力，才能避免犯下如1939年發生在比利時的錯誤。

俄羅斯與中共海軍活動範圍深入太平洋，已經挑戰攸關東亞應變狀況處置兵力自由調動之假定條件。此種現實條件讓太平洋島國在亞洲出現任何兵戎相見情況時成為重要夥伴。然而，有許多島國在全權管理其專屬經濟水域方面時受到挑戰，導致嚴重的財力和環境損耗。⁴⁷面對中共不斷提升的影響力，美國內政部與國防部有機會重新提振各種歷史性關係，並且重新投資陳舊基礎設施。此種投資對於強化當地經濟十分重要，

同時能促進美軍兵力部署成本效益，以確保關鍵海、空路線。

更接近中國大陸沿海的西太平洋，聯盟和制衡太平洋之美軍兵力，都位在數以千計中共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射程範圍內。反制此種威脅與削弱中共反干涉戰略，是確保美國長期利益之最大挑戰。⁴⁸如何克服此種挑戰，在可預見之未來將影響國防投資。

於是其中一項重要問題，在於哪裡是現代版的阿登森林。在冷戰期間，前述阿登森林就是東歐集團通過福達隘口(Fulda Gap)的打擊行動。選擇決定性戰場，對規劃軍事部署和戰力投資，以及著重外交主動以確保鄰近盟邦安全至關重要。考量今日科技與地緣政治生態選擇決定性戰場，讓必須同時顧慮兩個分處不同地理區域的大國而變得更加複雜。最新版《國家軍事戰略》和《國防戰略》都將美國對中共與俄羅斯之大國競爭列為重點，但兩份文件的缺陷在於皆太過廣泛定義今日之決定性戰場是在印太、歐洲及中東地區。缺乏的就是更明確指出何處是現代之福達隘口。話雖如此，參

考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的公開聲明，仍可看出更大挑戰，在於中共已將決定性戰場指向東亞海洋區域。

類似柏林在冷戰期間的地位，臺灣很可能是今日觸發大國戰爭之媒介。臺灣於2020年總統大選後與中共之互動，使此種情況顯得更為急切。類似的狀況曾導致1996年臺海危機，當年的中共當局採取飛彈試射，試圖在選舉期間恐嚇臺灣。此種情況可能今日再次出現，但中共發動長距離戰爭之能力已有所提升，而更增加誤判和情勢升高的可能性。

呼應臺灣現況

如同史達林和希特勒對於波蘭有其收復失土目的，中國共產黨也有類似動機。中共的動機不只是收復失土訴求——其目的還有澈底剷除威脅中國大陸共產黨一黨專政合法性的成功華人民主資本主義。就此背景來說，2016年中共隨即恢復種種孤立臺灣的作為，自2016年迄2018年底，共有六個國家放棄與臺灣之外交關係。⁴⁹「假戰」可以類比此種情況：在可能的衝突中，

各國軍隊鄰近此衝突的最佳化防衛手段，極可能是採取被動部署，以待美國集中兵力、加速軍備生產、凝聚政治意志，以及派遣部隊越過中共所布下綿延數百英哩直至菲律賓海之龐大反介入/區域拒止防護傘。⁵⁰ 不僅如此，中共近年來在南海造島以延伸其反介入/區域拒止防護傘之作為，對於任何可能合作的東南亞夥伴國也會造成寒蟬效應。由於這些挑戰，在潛在危機發生的最初幾個星期，現代版「假戰」發生的機會可想而知。考量此種情況，必須思考以下情況：

諸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等外交作為，以及1939年東歐缺乏盟國軍隊的情況，讓波蘭完全無法獲得軍事支持。現今之例證就是中共施壓各國放棄承認臺灣的外交舉措。不僅如此，如同1939到1940年的歐洲，對於亞洲任何角力結果存在的投機主義和不確定性，很可能在未來角力初期，產生高度兩手外交現象。這可能成為現代版的毛澤東「打打談談」手法，如毛氏當年在1940年代時，一方面要求美國施壓國軍談判，但卻持續發動長期且成功的內戰。⁵¹ 今日，如同在戰間期，美國及其盟邦都在守勢的政治環境中設法維持現狀——亦即規範性秩序。⁵² 中共的軍備擴張和彈道飛彈示威，就像當年蘇聯在冷戰時期大量生產戰區核武及希特勒的齊格菲防線，都是以癱瘓各國在灰色地帶對現狀受到挑戰時所採取之有效反應，同時贏得政治勝利。⁵³ 各種確立固定聯盟關係和夥伴衛星網的計畫均告失敗，就與在1939年德蘇會相互敵對時的假定相同。⁵⁴

比利時在「假戰」期間堅持中立，並且未能讓法國軍隊入境且強化防衛，造成希特勒入侵前無

法完成充分聯盟作戰準備。有跡可循的現代版整體防禦，就是政策分析專家克里皮尼維奇(Andrew Krepinevich)所稱的「群島防禦」，在整個第一島鏈部署陸基遠距打擊載臺。⁵⁵ 此種兵力可以提升中共在東亞採取任何修正動作所須付出之代價。⁵⁶ 菲律賓、南韓及日本是美國的正式盟邦，擁有不同程度之軍備能力和專長項目。面對中共快速的軍力成長和現代化，所有亞洲盟邦(包含澳大利亞)的協同行動，是東亞海洋區域現代版整體防禦的必要條件。讓既有演習愈加具備多邊性等舉措，諸如2019年在菲律賓舉行的「肩並肩演習」(Exercise Balikatan)，是方向正確的一步，但其規模卻應該更大。⁵⁷ 另外由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及印度所定期舉行之海上「馬拉巴爾演習」(Malabar Exercise)也可提升操作共通性。⁵⁸ 同樣地，盟邦之間後勤與通路的標準化和常態化，也可以在未來危機發生初期加速兵力的輸送和持續戰力。

解決遠端衝突(諸如諾門罕會戰)可以改變戰略考量因素並促使侵略者採取行動。對中共而言，有效解決其邊界爭端並轉化戰略競爭，且與俄羅斯成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使其獲得更大的軍事信心。在中共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經濟成長和資本收入加速其軍事現代化。到了2008年，中共與俄羅斯已經解決雙方邊界問題；中共的軍事能量也超越俄羅斯，使其能放手投資攸關對臺作戰之海軍和打擊戰力。在此之前，多數中共海軍艦艇都被視為老舊不堪或僅適合從事沿海任務。然而，至2015年，因為驚人的造艦計畫，中共海軍已經成為具壓倒性實力之遠洋艦隊，多數軍艦都被認定具現代水準。⁵⁹ 相較於美海軍從2008



年到2019年停滯的造艦速率，中共海軍平均每年都有九艘新軍艦服役。⁶⁰ 從另一個角度衡量，中共在2008年總年度，新軍艦噸數約超過2萬9,000噸，至2017年，每年已經成長超過18萬7,000噸——約為美國自2015迄2017年間所有新軍艦噸數之兩倍。⁶¹ 假如中共目前鎮壓維吾爾族的行動成功，⁶² 解決了和印度的邊界爭端，⁶³ 北京當局就可以更放膽在其周邊海域採取更具侵略性之行動。

阻止交戰國獲得必要資源的戰略行動計畫，可以透過水平升高情勢擴大戰爭範圍。中共從2013年啟動的「一帶一路」計畫，已經在126個國家進行數以百億計美元之開發計畫，而在2019年的論壇中，又簽署總值達640億美元的新計畫。⁶⁴ 此舉意味著以更廣泛的利誘管道，可以從所有面向進行水平升高情勢，具有稀釋東亞主戰力量的可能。

運用類似1938年占領捷克的蘇臺德德意志自由軍(Sudeten German Free Corps)等所謂「第五縱隊」以削弱目標，同時發動影響活動來製造內部政治分裂，以漁翁得利或挑撥離間。這些活動包含用於扶植對自己有利政府之政治刺殺行動——其中一例即是義大利墨索里尼當局下令右翼恐怖主義團體「風衣黨」(Cagoule)，於1937年法國大規模全國罷工期間，刺殺反法西斯主義人士的行為。⁶⁵ 令人難過的是，俄羅斯近年來也同樣愈頻繁試圖並成功進行政治謀殺(例如，納瓦尼[Aleksei Navalny]、立特文尼柯[Aleksander Litvinenko]、史柯里波[Sergei Skripal]等異議份子)，⁶⁶ 中共當局則是透過國家機器綁架人員(例如，桂民海、蕭建華、彭明等人)⁶⁷ 的操作手段。除此之外，過去幾年來，

美國一直都是俄羅斯以影響活動破壞人民對民主制度信心之受害者。⁶⁸ 同樣地，中共在此領域也十分活躍，手段包含提供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政治人物爭議性獻金、收購西方媒體公司，以及表面上傳播孔子學說的全球學校組織等。⁶⁹ 今日中共的活動範圍無遠弗屆；例如，中共領導人施壓萬豪酒店開除社群媒體經理瓊斯(Roy Jones)乙案，只因為其使用該公司的臉書帳號幫一篇有關西藏的貼文按讚。⁷⁰ 美國國安會前資深網路安全顧問喬伊斯(Rob Joyce)曾簡要敘述現今環境：「俄羅斯像颶風：來得快又猛……中國像氣候變遷：漫長、緩慢及無所不在」。⁷¹ 今日中共的威脅是真實存在且能透過社群媒體發揮力量，使其比1939年之德國更具挑戰性。⁷² 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今日的影響力，經常因為自我審查而變得模糊。例證之一就是好萊塢大亨刪剪那些中共審查機關不能接受的內容，俾利打進利潤豐厚之中國大陸市場。另一個例子則是2019年牽涉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的騷動。這次事件始於休斯頓火箭隊總經理莫瑞(Daryl Morey)在2019年10月4日在推特發文支持香港民主示威者，結果導致後來明星球員詹姆士(Lebron James)公開譴責莫瑞。⁷³ 此種對選民具有侵蝕性的影響若加以遏止，就有成為人們普遍接受想法的風險，進而限縮政治領袖的選擇。最差情況下，此舉甚至可能在危急的關鍵時刻，阻礙有效的政治決策作為。

當希特勒在1942年將德國經濟全面轉用於戰爭支援，導致1944年嚴重武器與油料短缺。⁷⁴ 欲強化美國工業需要建立抵抗網路攻擊與智慧財產

剽竊之防火牆，並強化供應鏈多元分散及關鍵生產之國內能量。同時，反武器擴散與反非法武器生產之手段必須予以強化。在戰間期，德國公司克虜伯(Krupp)幾乎從無到有地重建了一支潛艇部隊，以荷蘭為基地，來規避凡爾賽和約的限制。⁷⁵今日，全球生產線不斷整合的程度，將產生難以預見的影響，很可能會使衝突發生變得複雜且難以預期。⁷⁶其中一個例證是在新冠肺炎(COVID-19)危機發生

之初，中共(美國有八成抗生素是從中國大陸進口)就曾威脅要暫停藥品出口。⁷⁷強化工業和全球供應鏈是現代危機中支持長期作戰之關鍵要素。

對於過時或未經驗證作戰概念和致勝理論過度自信——主要就是法國在發動薩爾區攻勢時仍死守防禦部署之例證——讓原本可以在1939年予以遏止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仍然爆發。今日，對於角力環境中未曾廣泛驗證的概念過度自信，未來可能為臺

灣危機帶來災難性後果。對於中共來說，這是其所依賴之反介入/區域拒止由反艦彈道飛彈所支撐。對於美國而言，這是其所依賴之第三波反制戰略先進作戰科技與概念，諸如多領域作戰及海上分散作戰等。⁷⁸

第三方投機主義，諸如史達林的「冬季戰爭」，將會是當前大國競爭的特點之一。除此之外，俄羅斯在中共與美國深陷危機之際，也一定會再次從中漁利。更可能，且更具災難性的情況是，俄羅斯或中共扮演破壞者，想讓美國深陷長期危機——史達林在煽動1950年韓戰時就是心懷此陰謀。⁷⁹

結語

戰爭不必然是現今大國間意料中的結局。然而，未能從「假戰」經驗汲取歷史心得，將會讓一場危機變成長期戰爭。考量亞洲競爭的本質主要在海洋地區，美海軍和遠征部隊，必須從危機爆發之初，即做好遂行長期大規模作戰準備。此舉須保護美國本土不受侵蝕性影響之破壞，以確保政治意志與軍事選項可以脈絡一致，俾在機會出現時



1940年2月21日「冬季戰爭」期間，在芬蘭北方勒米提(今日俄羅斯的皮克雅拉茨基地區)約五公里處，距離蘇聯軍隊僅100公尺的芬軍馬克沁M/32-33機槍陣地。(Source: Courtesy Military Museum of Finland)



採取迅速行動。

在如何教育選民瞭解現今大國競爭之重要，尚有許多努力空間。同時，協同美國盟邦共同發展、演練及精進一系列靈活之新戰爭方式，是美軍的責任。最必要的工作是實際廣泛驗證這些概念，以加速學習效能與計畫作為，來因應多變型態之危機。

在相互競爭的大國間處理各種危機至關重要，應避免——並在必要時予以圍堵——衝突破壞現今之規範性秩序。最佳條件是有能力有效預判與部署兵力，先期阻止未來挑戰者發動製造既成事實的攻勢行動。欲達此目的需要強化聯盟關係、軍事派遣及遠征戰力之投資。重新振興民主資本主義

以承受長期競爭代價亦至關重要，也能吸引夥伴國家參與共同訴求。同樣地，建立與夥伴國家的管道並得到其貢獻，是確保我方聯盟部隊能完成部署，以和平方式保護並強化全球民主資本主義的關鍵。

「假戰」證明無法在最有效之處運用兵力進行嚇阻——和不得已進行戰鬥的後果。保證不再重蹈覆轍十分重要，如同柯伯吉(Elbridge Colby)2019年1月在國會聽證時的證詞。⁸⁰ 欲擊敗中國共產黨自認合理之致勝理論，必須能在其反介入/區域拒止防護傘內快速採取行動，因為其原本就是要讓美國的干預行動付出過高代價並且使中共有時間獲得製造既成事實。⁸¹ 保持部署優勢可以打亂競爭

註釋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2. Seva Gunitsky, "Democracy's Future: Riding the Hegemonic Wav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2, no. 1 (April 2018), 115-135.
3. Evan Osnos, "The Future of America's Contest with China," *The New Yorker*, January 6,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1/13/the-future-of-americas-contest-with-china>>.
4.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n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competition-with-china-without-catastrophe>>.
5. Mark D. Miles and Charles R. Miller, "Global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Joint Force Quarterly* 94 (3rd Quarte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ndupre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jfq/jfq-94/jfq-94_86-91_Miles-Miller.pdf?ver=2019-07-25-162025-130>.
6. Derek Leebaert, *The Fifty-Year Wound: How America's Cold War Victory Has Shaped Our World* (New York: Back Bay Books, 2003).
7. Patrick M. Cronin and Ryan Neuhard, *Total Competition: China's Challeng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8, 2020).
8. Sun Tzu, *Sun Tzu: The Art of War*, trans. Lionel Giles (Tokyo: Tuttle, 2008), 10, available at <<https://sgp1.digitaloceanspaces.com/proletarian-library/books/203ea0ae84b21fab951c5a55c5e0749d.pdf>>.
9. 「混合型戰爭會由國家或政治團體發動，涵蓋一系列不同的戰法模式，包含傳統戰力、非正規戰術和部隊、恐怖行為如無差別暴力和恐嚇、以及犯罪破壞秩序等」。See Frank G.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VA: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December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potomacinstitute.org/images/stories/publications/potomac_hybridwar_0108.pdf>.
10. Martin Kitche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Routledge, 2013), 2-3.
11. Ibid., 315.
12. Ibid., 305.

者之戰略，但卻必須接受和平與危機時期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目的就在嚇阻製造既成事實的行動、圍堵危機，並且避免和另一個大國發生長期衝突。

除了僥倖機會外，戰爭的結果往往都是在戰鬥真正開始前即已決定：部署態勢較佳、資源較充足，以及訓練較紮實之大國必然獲勝。能夠適切運用所有時間和選擇，採取最有效的軍事行動，正是1939年巴黎和倫敦當局所欠缺。此種作為亦是向對手釋出訊息，維持和平手段之競爭方式對雙方都有利。無法清楚瞭解嚇阻衝突之方式與危機處理之選項，很可能在關鍵的數週至數月期間，造成戰略方向錯誤與失能，導致衝突惡化成為大規模戰爭。

現代大國競爭的複雜性，以及情勢升高可能發生的速度，使美國與其盟邦絕對有必要讓自己作好部署，以左右及嚇阻潛在衝突，同時在必要時立即採取行動。因此，在東亞海域部署與維持一支更強的駐防力量確有必要。不重視這些教訓所付出的代價，可能是在一場完全不必要的長期戰爭後澈底潰敗或得到慘勝。

作者簡介：

Brent D. Sadler 美海軍備役上校，現任美智庫「傳統基金會」國防中心海戰暨先進科技資深研究員。

Reprint from *Joint Force Quarterly* with permission.

13. Ibid., 310.
14.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273-274.
15. Kitche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113.
16. Ibid., 127.
17. Mark Jacobsen, Robert A. Levine, and William Schwabe, *Contingency Plans for War in Western Europe 1920-1940* (Santa Monica, CA: RAND, June 1985).
18. Ibid.
19. Ibid.
20. Ibid.
21. Ibid.
22. Kissinger, *Diplomacy*, 297.
23. Kitche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395.
24. Ibid., 301.
25. Ibid., 404.
26. Ibid., 414.
27. Jacobsen, Levine, and Schwabe, *Contingency Plans*.
28. Ibid.
29. Elbridge A. Colby, *Hearing on Addressing China and Russia's Emergence as Great Power Competito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January 29,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ngressional-testimony/addressing-china-and-russias-emergence-as-great-power-competitors-and-the-implementation-of-the-national-defense-strategy>>.
30. Viktor Suvorov, *The Chief Culprit: Stalin's Grand Design to Start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8), 108-109.
31. Kissinger, *Diplomacy*, 344-349.
32. Suvorov, *The Chief Culprit*, 112.
33. Steven J. Zaloga and Howard Gerrard, *Poland 1939: The Birth of Blitzkrieg*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2), 80.
34. Steven Ross, "French Net Assessment," in *Calculations: Net Assessment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II*, ed. Williamson Murray and Allan R. Millet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169.
35.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Gathering Storm: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 (New York: Rosetta Books, 1948), 361-362, 428-429, 517, 526, 529, 593-600.
36. Nick Smart, *British Strategy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 Phony War: Before the Balloon Went Up* (Westport, CT: Praeger, 2003), loc. 193-194.
37. Martin S. Alexander, *The Republic in Danger: General Maurice Gamelin and the Politics of French Defence, 1933-194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07, 316-320, 324.
38.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vol. 15 (Nüremberg: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1948), 350, available at <https://www.loc.gov/rr/frd/Military_Law/pdf/NT_Vol-XV.pdf>.
39. *The World at War*, episode 3, "France Falls," produced by Jeremy Isaacs, 1973, accessed at YouTube, Thames TV, 54:46, available at <<https://video.search.yahoo.com/search/video?fr=aaplw&p=world+at+war+france+falls#id=1&vid=7b4aa866cf4380632d38e67309e09947&action=click>>.
40. Lauri Mälksoo, *Illegal Annexation and State Continuity: The Case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by the USSR*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3).
41. Churchill, *The Gathering Storm*, 515-516; Smart, *British Strategy and Politics*, loc. 2107-2131.
42. Churchill, *The Gathering Storm*, 516-517; Smart, *British Strategy and Politics*, loc. 3146-3193.
43. Smart, *British Strategy and Politics*.
44. E.B. Potter, *Sea Power: A Naval History*, 2nd ed.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1), 245-246.
45. Ash Carter, "Remarks by Secretary Carter and Q&A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5,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791472/remarks-by-secretary-carter-and-qa-at-the-shangri-la-dialogue-singapore/>>.
46. Shannon Tiezzi, "U.S., Japan Put South China Sea at the Forefront of Asia Summits," *The Diplomat*, November 18, 2015.
4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act Sheet: U.S. Engagement in the Pacific," September 10, 2016, available at <<https://2009-2017.state.gov/r/pa/prs/ps/2016/09/261730.htm>>.
48. Ross Babbage, *Countering China's Adventuris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trategy Options for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December 14, 2016), available at <<http://csbaonline.org/research/publications/countering-chinas-adventurism-in-the-south-china-sea-strategy-options-for-t>>.
49. Evan Ellis, "Taiwan's Struggle for Partners and Survival," *Global Americans*, December 7, 2018, available at <<https://theglobalamericans.org/2018/12/taiwans-struggle-for-partners-and-survival/>>.
50.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8*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8), 37, 59-62.
51. Osnos, "The Future of America's Contest with China."
52. Jacobsen, Levine, and Schwabe, *Contingency Plans*.
53. Ibid.
54. Ibid.
55. 「第一島鏈」係指從印尼婆羅洲到俄羅斯堪察加半島，在中國東部外海由多個主要群島所構成的南北向地理線。原本是美國人所提出的概念，後來被中共前海軍司令員劉華清於1980年用於論述部隊現代化目標。
56. Andrew F. Krepinevich, Jr., "How to Deter China,"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5).
57. USS *Wasp* Public Affairs, "USS *Wasp*, Marines Arrive in the Philippines for Balikatan Exercise," Commander, U.S. Pacific Fleet, March 30,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cpf.navy.mil/news.aspx/130439>>.
58. Task Force 70 Public Affairs, "India Hosts Japan, Australia, U.S. in Naval Exercise MALABAR 2020," November 2,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navy.mil/Press-Office/News-Stories/Article/2402780/india-hosts-japan-australia-us-in-naval-exercise-malabar-2020/>>.
59. James E. Fanell and Scott Cheney-Peters, "Maximal Scenario: Expansive Naval Trajectory to 'China's Naval Dream,'" in *Chinese Naval Shipbuilding*, ed. Andrew S. Erickson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6).
60. 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RL33153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9, 2021).
61. Nick Childs and Tom Waldwyn, "China's Naval Shipbuilding: Delivering on Its Ambition in a Big Wa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May 1,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iiss.org/blogs/military-balance/2018/05/china-naval-shipbuilding>>.
62. Roland Hughes, "China Uighurs: All You Need to Know on Muslim 'Crackdown,'" BBC News, November 8,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45474279>>.
63. Teddy Ng, "Indian Foreign Secretary Heads to China for Talks amid Tense Relatio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April 20, 2019.
64. Laura Zhou, "China's Belt and Road Forum Ends with More Support and US\$64 Billion in New Deals, but Is It Job Done for Beij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April 27, 2019.
65. Kitche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331.
66. Dave Davies, "In New Book, Journalist Alleges Russian Links to Mysterious Deaths Abroad," NPR, November 19,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npr.org/2019/11/19/780759713/in-new-book-journalists-alleges-russian-links-to-mysterious-deaths-abroad>>.
67. Zach Dorfman, "The Disappeared," *Foreign Policy*, March 29, 2018, available a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3/29/the-disappeared-china-renditions-kidnapping/>>.
68. Kevin N. McCauley, *Russian Influence Campaigns Against the West: From the Cold War to Putin* (North Charleston, SC: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6), 433-463.
69. Rob Schmitz,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re Ground Zero for Chinese Influence," NPR, October 2,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npr.org/2018/10/02/627249909/australia-and-new-zealand-are-ground-zero-for-chinese-influence>>.
70. Wayne Ma, "Marriott Employee Roy Jones Hit 'Like.' Then China Got Mad,"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3, 2018.
71. Joseph Marks, "The Cybersecurity 202: U.S. Officials: It's China Hacking That Keeps Us Up at Night," *Washington Post*, March 6, 2019.
72.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9), 112-113.
73. Michael McCann, "LeBron's China Comments and the Financial Fallout for the NBA, U.S.," *Sports Illustrated*, October 15,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si.com/nba/2019/10/15/lebron-james-nba-china-financial-fallout>>.
74. Martin Kitchen, *Speer: Hitler's Architec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32-233.
75. Douglas Botting, *The U-Boats* (Fairfax, VA: Time-Life Books, 1979), 76-77.
76. Stephen G. 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Calculus of Confli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10.
77. Guy Taylor, "'Wake-Up Call': Chinese Control of U.S. Pharmaceutical Supplies Sparks Growing Concern," *Washington Times*, March 17,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0/mar/17/china-threatens-restrict-critical-drug-exports-us/>>.
78. Philip S. Davidson, *Statement of U.S. Indo-Pacific Command Posture*,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2, 2019.
79. Donggil Kim and William Stueck, *Did Stalin Lure the United States into the Korean War? New Evidence on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E-Dossier #1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June 2008), available at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did-stalin-lure-the-united-states-the-korean-war-new-evidence-the-origins-the-korean-war>>.
80. Colby, *Hearing on Addressing China and Russia's Emergence as Great Power Competito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81. Ibid.